

祖師四十八訓摘選39(下)

王覺一夫子 原著
忠恕學院 整編

(接上期)

第三十九條(下)訓文

勤可補拙，儉可養廉，學可破愚，忠可教人，誠可通天，道可濟世；凡聖王所禁者，亦上天之禁。

樸素渾堅，順天乘時；自可化斯世為唐、虞，登斯民於仁壽。故奇技淫巧，概不准學。

昔日蚩尤能造迷天大霧，終為黃帝之戮。黃巾能駕蓆靈，難逃三義之擒。道可回天，邪不勝正，吾何畏彼哉？

〔註釋〕

唐、虞：唐為唐堯治天下的年號，按《論語》述孔子贊堯之辭曰：「唯天為大，唯堯則之。」故後世相承以堯天為盛世之稱。虞為虞舜治天下之年號，乃除四凶、舉八元、八愷，天下大治。

四凶：堯時之四凶人也，《左傳·文十八年》：「流四凶族，渾敦、窮奇、檇杻、饕餮，投諸四裔，以禦魑魅。」按《名義考》渾敦即驩兜，窮奇即共工，檇杻即鯀，饕餮即三苗，皆為舜所流放。

八元：《左傳·文十八年》：「高辛氏有才子八人，伯奮、仲堪、叔憲、李仲、伯虎、仲熊、叔豹、季狸，忠、肅、共、懿、宜、慈、惠、和，等天下之民，謂之八元。」

八愷：《左傳文十八年》：「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，蒼舒、躋叟、檇戡、大臨、尙降、庭堅、仲容、叔達，等為齊、聖、廣、淵、明、允、篤、誠，等天下之民，謂之八愷。」

蚩尤：《史記·五帝紀》：「蚩尤作亂，黃帝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，遂禽殺蚩尤。」

《通鑑外紀》：「軒轅徵師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，蚩尤為大霧，軍士昏迷，軒轅作指南車以示四方，遂禽蚩尤，戮於中翼，名其地曰絕戀之野。」按《書·呂刑》：「蚩尤惟始作亂，延及于平民。」疏「九黎之君，號曰蚩尤，舊說云然，不知出何書，如《史記》本紀之言，蚩尤是炎帝之末諸侯也。」應劭云：「蚩尤古天子。」鄭玄云：「蚩尤霸天下，黃帝所伐者。」

黃巾：東漢·靈帝時，鉅鹿張角以妖術授徒，並遣弟子四出招攬，十餘年間有徒眾數十萬人，乃訛言：「蒼天已死，黃天當立。」遂蓄意作亂，中平初，其徒馬元義等謀起事，事泄，車裂於洛陽角乃馳勅諸力，一時俱起徒眾皆著黃巾為標識，時人謂之黃巾賊，亦名蛾賊，殺人祀天，燒掠府邑，旬日之間，天下震動，後為皇甫嵩、朱雋等所平。中外歷史大事年表記載：西元一八四年甲子，靈帝、中平，黃巾賊起，皇甫嵩、曹操等擊破之。

皇甫嵩：東漢·朝那人，字義真，少好詩書，習弓馬，舉孝廉，靈帝時，守北地，以破黃巾功，領冀州牧，封槐里侯，折節禮士，豪傑爭附。

三義：桃園三結義之劉備、關公、張飛等是也。

〔語譯〕

奇異不實的技巧，是先聖王所禁止的，公輸班善於攻計，墨翟則善於守城，此二人均屬奇巧非正途，所以不列入聖賢之階，子貢看見一位老丈抱著甕盛水在灌溉，覺得太費力了，於是教他使用機器的補助來提水，但是老丈回答說：「我聽說有了機器使用於事務的人，必定有技謀奇巧的心思，那麼純樸本然之天性，就不能完整。」

現今有一些外來的洋機器，非常之輕巧實用，可以節省很多的人力，但是卻不知人的生活真正涵義，有勞動才會深入體悟真理，有了體悟則心生善念；若是心身過於閒逸，則容易產生淫念，淫念一產生而迷於酒色財氣之中，則惡念惡行叢生。

近來江南地區的電報，數度遭受雷打，由此可見一些奇異不實的技巧事務，總會觸犯上天的禁忌，所以我們這些學道的人，總是要以禮義為重，能勤勞可以彌補笨拙，能節儉可以培養廉潔，能學習可以破除愚癡，能盡忠可以教化人心，能誠心可以貫通上天，真道可以救濟世人，凡是聖王所禁止不為的，也是上天之禁忌。

學道的人若能修至樸素純真渾然堅定，順應天時，自然可以化現世為堯天舜日，也使百姓仁風普行，安居樂業而享天年，所以奇異不實的技巧，一概不准學習。

古代蚩尤雖精通法術，能製造迷天大霧，使敵兵迷失方向，最後仍被黃帝所擒殺；黃巾賊、張角雖能夠駕馭靈之術，但是也難逃劉備大軍桃園三結義的擒拿，正道是供人可以回歸理天，邪不勝正，一正可破千邪，我們修道人又何必畏懼那奇巧不實之徒呢？

讚曰：

淫巧奇技禁施嘗	墨翟公輸不入班
吾等學人禮義贊	勤儉學道濟世張
唐虞斯世順天時	樸素渾堅百姓支
昔日蚩尤迷大霧	終為黃帝勢將除

(續下期)